

《硃痕记》（一名：《牧羊卷》）

主要角色

赵锦棠：旦
朱春登：老生
宋氏：丑旦
朱母：老旦
朱春科：小生
李仁：净
差役甲：丑
差役乙：丑

情节

剧本叙述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代叔从军。朱春登婶母宋氏，谋占长房的家财，内侄宋成谋占朱春登的妻子赵锦棠，假意伴送朱春登从军，中途暗下毒手。宋成回来，假说朱春登军前战死。宋氏逼赵锦棠改嫁宋成。赵锦棠不从，备受折磨。宋氏又将赵锦棠婆媳赶到山里放羊，要婆媳冻饿而死。不料朱春登被害未死，阵前立功，封侯归来，杀死宋成。问到母亲和妻子，宋氏假说已死。朱春登痛不欲生，去到坟茔祭奠，并舍饭七天。恰好赵锦棠婆媳前来讨饭，因饭时已过，求得朱春登剩下的一碗残饭。朱母误把饭碗打碎，惊动朱春登。唤进问话，因得夫妻相认，母子相逢。

注释

此剧取材于《牧羊宝卷》，旧本只有《放饭团圆》一段，程砚秋先生在1927年补编成全本。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四将同上，同起霸。）

四将（同念） 塞外烽烟紧，军中刁斗寒。敌强难取胜，坐待大兵援。
（同白） 请了。元帅升帐，你我两厢伺候！

（八军士、郭昕同上。）

郭昕（引子） 敌势猖狂，镇西陲，翊赞皇唐。
（念） 只为黄龙起叛心，兴师报国捍边庭。自惭未把烽烟靖，待壮军威暂扫平。
（白） 本帅，郭昕。官拜安西都护。自从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奉命征讨，连战数阵；
叵奈黄龙十分骁勇，以致我军损兵折将不少，本帅甚是担心。因此奏明圣上，
查取在籍武职人员，迅速前来投效。

中军听令：拿我令箭，催取在籍人员，不得有误。
得令。

（中军下。）

郭昕（白） 掩门！
（郭昕下。八军士、四将同下。）

【第二场】

（朱英元病状，朱春科扶朱英元同上，宋氏、宋成同随上。）

朱英元（西皮摇板） 这几日病缠绵益增老境，
好比那风中烛有限光明！

（朱英元坐。）

朱英元（白） 俺，朱英元，山东齐河县人也。自我幼年投军，充当校尉；后因身体多病，退职回家。夫人宋氏，只生一子，名唤春科，今年一十七岁；先兄英魁去世，留下侄儿，名叫春登，一家同住，倒也相安。我家薄有田园，衣食却还无虑，只

是我年老多病，孩儿年纪又轻，后顾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也！

(二兵士、中军同上。)

兵士甲 (白) 来此已是朱英元的家宅。

中军 (白) 前去唤门。

兵士甲 (白) 门内有人么？

朱春科 (白) 爹爹，外面有人叫门。

朱英元 (白) 你去问来。

(朱春科开门。)

朱春科 (白) 何事？

兵士甲 (白) 这里可是朱英元的家么？

朱春科 (白) 正是。

兵士甲 (白) 有上官来此，教朱英元出来迎接。

朱春科 (白) 请少待。

(朱春科入门。)

朱春科 (白) 爹爹，有上官来到我家，要爹爹出去迎接。

朱英元 (白) 哪里来的上官？你扶我出迎。

(宋氏、宋成、朱春科扶朱英元同出迎，相见。)

朱英元 (白) 贵官奉何人所差，到此何事？

中军 (白) 只因黄龙造反，郭大都护，连战失利；兵部奉旨，调取在籍武职人员，前去投效。俺奉本地节度使所差，特来调你。

朱英元 (白) 呵呀，贵官，你看我老病龙钟，如何去得！

中军 (白) 这是将令，谁敢不遵？

朱英元 (白) 是是，请少待。

这便如何是好！我想此事料难推辞，不免教吾儿春科前去代我罢了。

啊贵官，像我这样衰迈，就到阵前，亦无用处；我有意教小儿代往，还求贵官方便方便。

中军 (白) 这倒使得。快教他即刻动身，不得违误。

朱英元 (白) 遵命。请到里面歇息。

中军 (白) 告辞了。

(二兵士、中军同下。)

宋氏 (白) 老头子，你这个样儿怎么去呀？

朱英元 (白) 我已与差官商议好了，就教吾儿春科代我前去，你替他收拾行李，也好起程。

宋氏 (白) 那可不成！他年纪小，况且没出过门儿，哪儿能叫他去哪！

朱英元 (白) 这是王命。

宋氏 (白) 黄命、黑命我都不管，反正不教他前去。

朱英元 (白) 如此说来，你岂不是同我为难？

宋氏 (白) 你有个好侄儿春登，你成天说他人才也好，文武双全，你为什么不叫他去呢？

宋成 (白) 是啊！表弟年纪太轻，姑母之言，是不错的；就教春登表弟去，岂不是一样！

朱英元 (白) 你们都会说现成话，侄儿春登他也有老母在堂，又怎肯教他前去？

宋氏 (白) 你不要忙，把他们请来商量商量，春登若是肯去，岂不很好；干甚么要你这样着急！

你去到东院里，把她们娘儿几个请来，说我有话说。

宋成 (白) 啊。

(宋成下。)

朱英元 (白) 春登去不得。

宋氏 (白) 等他们来了再说吧。

(宋成上。)

宋成 (白) 你随我来，我姑妈请您哪。

(朱春登、赵锦棠、朱母同上。)

朱春登 (念) 萱闱多庆松身健，

赵锦棠 (念) 燕寝承欢春日长。

朱英元 (白) 嫂嫂。

朱春登、

赵锦棠 (同白) 参见叔父、婶母。
 朱英元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朱母坐。)

朱母 (白) 唤我们出来何事？
 朱英元 (白) 今奉了上官之命，教我前去西凉投军；想我病到这个样子，如何去得？
 朱春登 (白) 叔父身体要紧，自然不去的好。
 朱母 (白) 是呀，这如何使得。你就该回那上官说：有病不能前去才是。
 朱英元 (白) 这是王命，谁敢不遵？只得教我儿春科代我前去。
 宋氏 (白) 得啦！
 我说春登啊！你叔叔要你兄弟前去投军；你想你兄弟年纪又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步；况且你叔叔多病，若是春科出门之后，他又想念儿子，岂不是病中加病么？正为此事，为难得很呢。

宋成 (白) 是啊，年老之人，总得有儿子在旁边伺候，才能放心。
 宋氏 (白) 我儿春科，又未曾娶过媳妇，像嫂嫂您这样儿子、媳妇，都在跟前，也多了帮手。如今都靠着春科一人，怎好教他出去！

宋成 (白) 姑父这样多病，不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一个亲生的儿子，都不在跟前，也太不像话！春登表兄，你说我的话，错也不错？
 朱英元 (白) 你们都这样说，我只得拚这老命不要了。
 宋氏 (白) 侄儿，你素来是最孝顺的，你叔叔又很疼你，你看他老人家这样着急，你总要替他想想法子才好。

(宋氏哭。)

宋成 (白) 姑妈，春登表兄是最孝顺不过的！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他自然有个主意。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伤心。
 朱春登 (白) 既然如此，这也是无法！喂，也罢，待我前去。
 朱母 (白) 哎呀，儿啊，我也是同你叔父一样的人了。
 (朱母哭。)

朱春登 (白) 只是我也有老母在堂，此事倒真为难得很！
 朱母 (白) 我也是年老多病之人；若是身体好些，还则罢了，如今也同你差不多的人了。
 宋成 (白) 说起这话来，你老人家的身体，倒是十分康健；是个有福有寿的样子。
 朱英元 (白) 嫂嫂的年纪也高了！侄儿是不能远离的，此事如何是好？
 (朱英元叹气。)

朱英元 (白) 看你们这个样子，也不叫春登前去，也不叫春科前去；也罢，待我拚这老命前去！

(宋氏叹，朱母叹，朱春登叹，宋成叹。赵锦棠起立。)

赵锦棠 (白) 不是媳妇多口：叔父既是多病，若是春科兄弟前去，婶娘又放心不下，叔父也要挂念。据媳妇看来：官人，你是义不容辞的了！好在老母在堂，有我侍奉，你也可以放心；自古道：“朋友尚且急难”，何况是骨肉之亲？官人，还是你替叔父前去，免得他老人家这样着急。

朱母 (白) 这……
 赵锦棠 (白) 啊，婆婆，你平日也是盼子成名；有此机会，正好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学一个班定远万里封侯，也不枉婆婆教子一场！就请放心，教他去吧！
 朱母 (白) 说得却有道理。事到如今，也只好有此一想了！
 叔父、婶婶，就是春登去罢。

宋氏 (白) 到底是侄媳孝顺，真真难得。
 宋成 (白) 是呀，表嫂真是个明白爽快人，难怪我家姑妈常常夸赞于你。我宋成看你们这样有义气，我倒情愿护送春登表兄一同前往；一路上，起早落夜，马前马后，有我在旁招呼，料也不妨事，表嫂你也可以放心。这件事，我倒要自告奋勇了。

朱英元 (白) 侄儿同我的贤侄媳如此孝顺，我也不好说些什么了。
 宋成，你肯护送前去，我更是放心；那么，王命逼迫，自要即刻动身的。
 夫人，你去多取些银子来。
 宋成，你快去预备马匹。

(宋氏、宋成同下。)

朱英元 (白) 嫂嫂，这都是我连累侄儿了！

(宋氏取银子、行囊上，宋成牵马上。)

朱春登 (白) 事不宜迟，侄儿就此告辞了。
娘子，我去了！你好好侍奉老母。

(朱春登出门，上马。)

朱春登 (西皮摇板) 从此后望家山归途有梦，
(宋成带马下。)

朱春登 (西皮摇板) 为国家又何敢私而忘公。
(朱春登掩泪下。)

朱母 (哭) 吾儿，春登！
(西皮摇板) 愿吾儿早返家膝前侍奉，

(赵锦棠扶朱母。)

赵锦棠 (西皮摇板) 盼家书只望那天外归鸿。
(赵锦棠扶朱母掩泪同下。朱春科扶朱英元。)

朱英元 (西皮摇板) 眼看他母子离怎禁伤痛，
(朱英元哭，朱英元、朱春科同下。)

宋氏 (西皮摇板) 这一回总算是称我心胸。
(宋氏笑，下。)

【第三场】

李仁 (内白) 走哇！
(李仁上。)

李仁 (西皮摇板) 为经商来到了西凉道上，
(西皮流水板) 遭不幸在穷途又遇强梁。
到如今只落得一身飘荡，
为饥寒恨不能回转家乡，
只好在绿林中暂作打抢，
这买卖怎禁得日久天长！

(白) 咱李仁。向做小本经营，往来各处贩卖。不料昨日行至西凉路上，遇见一伙强人，将我货物抢去，还将我身上衣服剥掉。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见有过路行人，抢些银钱，免得挨饥受冻，我就是这个主意，哎，就是这个主意也！

(内喊声。)

李仁 (西皮摇板) 到于今受饥寒学人打抢，
树林中等一等过路客商。

(李仁下。)

【第四场】

(朱春登背行囊、佩剑上，宋成上。)

朱春登 (西皮摇板) 策长鞭只见那荒凉野景，
没来由连日里戴月披星。
望前途已到了西凉路径，
白云飞不由得马上思亲。

宋成 (白) 表兄，一路上千辛万苦，你又这样唉声叹气，想念家乡，我劝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今天我也走乏了，你是骑马的，我是走路的，实在跟你不上；我这里带有好酒，何不下马畅饮一回，也好解解烦闷。

朱春登 (白) 是的，你走乏了，待我下马来歇息歇息再走。
(朱春登下马，取行囊置地。)

朱春登 (白) 我们就席地而坐，畅饮几杯便了。
(朱春登坐地。宋成取酒，从身旁取出两只酒杯，坐地。)

宋成 (白) 你看我预备的齐全不齐全？
(宋成斟酒。)

宋成 (白) 请!
(朱春登、宋成同饮酒。)

宋成 (白) 来此已是西凉路上，一路上平平安安，都是表兄的福气；我来敬你一杯！
朱春登 (白) 大家的福气。
(朱春登饮酒。)

宋成 (白) 我看表嫂，这般贤慧，真是千万人中，挑不出一个的！你真是有造化。
朱春登 (白) 提起拙荆来，这倒是难得的。
宋成 (白) 我再来贺你一杯。
(宋成劝朱春登饮酒。)

宋成 (白) 此去投军，不若是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可不要忘记了我。
朱春登 (白) 说哪里话来？你这回护送于我，是很辛苦的，怎会忘记了你？
宋成 (白) 如此，我又谢你一杯。
(朱春登饮酒。)

朱春登 (白) 我要醉了，不能饮了。
宋成 (白) 今天谈心，倒是很快活的，何妨多喝几杯？
朱春登 (白) 够了！
宋成 (白) 那么再饮这一杯罢！
(朱春登饮毕，醉卧。)

宋成 (白) 表兄怎么样了？
朱春登 (白) 醉了。
(宋成起立，四顾。)

宋成 (白) 表兄……
嘿！他果然醉了！临行之时，我姑妈吩咐我，教我中途路上把他害死，好谋夺他的家产；如今将他灌醉，正好下手！
哎呀慢着！他是一身好武艺，我要一刀砍不死他，他拼起命来，我可不是“个”儿——有了！我把他捆在树上，他就是醒啦，也来不及了！好，就是这个主意！
(宋成绑朱春登。)

朱春登 (白) 啊！
(朱春登睁眼一看，闭目。)

宋成 (白) 哎哟，我当是他醒了呢？敢情说醉话呢！朱春登，朱春登，你死之后，我拿了你的行囊马匹，到省城卖了，由着性乐他几天；约摸是时候，我再回家报信，就说你死啦！你妈听了这个信，不死也得八成！剩下你媳妇一个人，我是人财两得！
趁此四下无人，我动起手来！
(宋成拔剑。李仁跳上。)

李仁 (白) 呔！
宋成 (白) 哎哟我的妈！
(宋成急抢行囊，上马逃下。李仁追。)

李仁 (白) 这小子骑马跑得真快，赶他不上！头天开张，大不吉祥。哟，这还留下一个！我摸摸他有银子无有？
(李仁闻酒香。)

李仁 (白) 好奇怪！怎么一阵阵的酒香！
(李仁见酒壶、酒杯在地。)

李仁 (白) 哦，原来有酒在此。我已饿了一天了，且去喝它几杯。
(李仁席地取酒饮。)

李仁 (白) 且慢，这位客官的行囊马匹虽被那贼偷去，他身上还有衣服，待我剥他下来，免得空手而回，也算是开张大吉。
(李仁欲剥衣，又止。)

李仁 (白) 且住，他行路之人，所有行囊马匹，已经被人偷去，也算可怜！我若是将他的衣服剥下，他岂不要冻死！我已遭不幸，何苦再害人的性命？待我将他唤醒。客官醒来；客官醒来！
(李仁拾剑。)

朱春登 (西皮导板) 猛然闻听呼唤顿如梦醒,
(白) 啊!
(西皮摇板) 却为何平地里绳索加身?
(白) 你为何将我捆绑?

李仁 (白) 你别瞎说啦! 绑你的不是我! 我与你松绑。

朱春登 (白) 啊! 我的行囊马匹, 哪里去了?

李仁 (白) 行囊马匹呀, 早抢了去了!

(朱春登扭李仁手。)

朱春登 (白) 你这强人, 敢来行抢!

李仁 (白) 啊哟哟, 你就这么厉害! 你还有一位朋友, 哪里去了呢?

(朱春登惊视。)

朱春登 (白) 哎呀, 宋成哪里去了?

李仁 (白) 你松了手! 你想, 我若是强人, 早把你杀了, 还唤醒你干嘛?

朱春登 (白) 是呀, 到底我那宋成往哪里去了?

李仁 (白) 他呀! 他早跑了!

朱春登 (白) 啊呀, 你这强人!

(李仁后退。)

李仁 (白) 客官你莫性急, 待我慢慢告诉你: 我见你那伙计, 趁你睡着的时候, 将你捆在树上, 正要取你的宝剑, 行刺于你, 被我一喊, 他就拐了行李, 骑上马跑了! 这个……. 我却不信!

朱春登 (白) 你不信, 我告诉你! 我在草棵之中, 看见你的伙计, 要害你的性命, 我意欲将他捉住, 不料那厮上马而逃。不但是你破财, 连我的财运, 亦不见佳。

李仁 (白) 啊! 听你之言, 那宋成果然要害我的性命?

(朱春登想。)

朱春登 (白) 我倒想起来! 适才朦胧之中, 好像是他捆绑于我! 如此说来, 此事当真。送成啊, 好贼子! 只是我的行囊马匹, 俱被那贼拐去, 这、这便如何是好?

李仁 (白) 客官是往哪里去的?

朱春登 (白) 要往西凉投军。你是什等样人? 方才说你的财运亦不见佳, 到底是何意呀?

李仁 (白) 不瞒你说, 我亦打算抢劫为生的。

朱春登 (白) 看你是个好人模样, 为何做此勾当?

李仁 (白) 我叫李仁。原来是个好人, 做些小买卖; 不料昨日遇见了一伙强人, 将我货物抢去, 只因饥寒所迫, 不得已想做此营生。也是初次开张的, 客官莫要见笑。

(朱春登摸腰。)

朱春登 (白) 还好还好! 我的行囊马匹, 虽被那贼偷去, 幸亏我的妻子, 还有少许银钱交给于我, 藏在腰中, 不曾被那贼偷去, 钱虽不多, 勉强可以走路。那一壮士, 在下朱春登前去投军, 壮士若肯前往, 也可有出头之日, 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仁 (白) 愿效鞍前马后之劳。

朱春登 (白) 好好, 如此一同趲路前往。

(念) 哎, 料不到宋成那贼, 如此昧良! 我若一朝得意, 岂肯与你甘休! 正是:

李仁 (念) 险被狂奴丧我命,
(念) 从此回心做好人。

(朱春登、李仁同下。)

【第五场】

(朱春科扶朱英元同上, 宋氏上。)

朱英元 (西皮摇板) 我侄儿从军去孝心可敬,
(白) 却缘何无音信未免悬心!

(白) 我儿, 宋成送你兄长前去投军, 至今半载有余, 他二人俱无音信, 不知是何缘故?

朱春科 (白) 爹爹但放宽心。军营之中, 戎马倥偬, 无有方便之人送信, 也是有的。

宋氏 (白) 是啊, 有宋成跟着他怕什么的!

朱英元 (白) 话不是这样讲。
计算时日，宋成也该回来了！况且你兄长代我出征，我实实放心不下；有意命我儿去至大营，打探你兄长音信，你可愿去？

朱春科 (白) 孩儿愿往。

宋氏 (白) 得了吧！我儿年纪轻，春登才替他去的，怎么你又教他去呀！

朱春科 (白) 啊母亲，哥哥为我父子方才前去，孩儿情愿前往，母亲不必拦阻。

朱英元 (白) 着哇，此去又非从军，何必拦阻哇！

朱春科 (白) 事不宜迟，孩儿就此拜别了！
(西皮摇板) 辞别双亲出门行，

宋氏 (白) 你别走！
(宋氏欲扯朱春科，朱英元拦阻。)

朱春科 (白) 母亲保重了！
(西皮摇板) 去至大营探信音。
(朱春科下。)

宋氏 (白) 你别走，你别走。

朱英元 (白) 他已去远了！

宋氏 (白) 不成，你赔我儿子！

朱英元 (白) 夫人哪！
(西皮摇板) 夫人但把心放定，
我儿不久即回程。

(宋成急上。)

宋成 (西皮摇板) 数月来在京城钱财用尽，
假意儿赶回家来报信音。
(白) 姑爹、姑妈大事不好了！

朱英元、
宋氏 (同白) 何事惊慌？

宋成 (白) 春登表兄才入军营，头一仗就阵亡了！

朱英元 (白) 你待怎讲？

宋成 (白) 头一阵就死了！

朱英元 (白) 哎呀！
(朱英元晕倒。宋氏低声。)

宋氏 (白) 事情办成了？
(宋成挤眼。)

宋成 (白) 办成了！您放心吧！

宋氏、
宋成 (同白) 醒来！

朱英元 (西皮散板) 哭一声我侄儿无端丧命
(叫头) 侄儿，春登，哎，侄儿呀！
(西皮散板) 都是我老糊涂要你从军。

宋氏 (白) 人已死了，你伤心有什么用啊？

朱英元 (西皮散板) 刹时间只觉得心痛难忍，
(朱英元吐血。)

朱英元 (西皮散板) 怕的是今日里性命难存。
叫先兄你在那泉下相等，
(朱英元死。宋成、宋氏同急扶。朱母、赵锦棠同急上。)

朱母 (白) 为何这等啼哭？

宋氏 (白) 你住了吧！你儿子阵亡，连我们老头子也急死了，你还问哪！

朱母、
赵锦棠 (同白) 此话当真？

宋成 (白) 我是亲眼瞧见的，这事有闹着玩的吗？

朱母、
赵锦棠 (同白) 哎呀！
(朱母、赵锦棠同晕倒。)

宋成 (白) 得，又是两条人命！

宋氏 (白) 甬管他们。
老头子啊！

(宋氏哭。朱母、赵锦棠同醒。)

朱母、
赵锦棠 (同哭) (我儿) (我夫)！

朱母 (西皮散板) 哭一声小姣儿无端丧命！

赵锦棠 (西皮散板) 哭一声我夫主一命归阴！

朱母 (西皮散板) 好一似箭攒胸痛难忍，

赵锦棠 (西皮散板) 这噩耗忒离奇疑信难明。

(宋氏发怒。)

宋氏 (白) 住了！为你们春登，把我们丈夫也急死了，把我的儿子也赶去了，弄得我一家人七颠八倒，都是为你们的事。你两个冤家，还要在这里大号大哭，难道还要逼死我不成？

宋成，帮我把你姑夫搭下去。

(宋成扶朱英元同下。)

宋氏 (白) 待会同你们慢慢的算账！

老天呀，老天呀！你们真害得我好苦啊！

朱母 (白) 你们把我的儿子活活的葬送了，反倒说这样无理的话，我也不要这老命了！

赵锦棠 (白) 婆婆不要呕气，婶娘的脾气你是晓得的。待媳妇扶你回去，再来问个明白。

朱母 (白) 唉！儿啊！

宋氏 (白) 别在这嚎丧！给我走！

(朱母、赵锦棠同下。)

宋氏 (白) 咱们先办丧事去。

(宋氏下。)

【第六场】

(四军士、四将、郭昕同上。四军士、四敌将、黄龙同上，同会阵。)

郭昕 (白) 黄龙，屡次抗命，是何理也！

黄龙 (白) 你乃是俺手下败将，何不投降！

郭昕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八军士同下，郭昕、黄龙同开打，双收同下。)

【第七场】

(朱春登上，李仁随上。)

朱春登 (西皮摇板) 一路上苦奔波策鞭前进，
想起那负心人气愤难平。

(白) 来此已离这大营不远。

(内战鼓、呐喊声。)

朱春登 (白) 且住，人马呐喊，待俺登高一望！

(朱春登、李仁同上台。黄龙率四军士、四敌将同上，郭昕率四军士、四将同上，同开打。郭昕败下，黄龙追下。朱春登、李仁同跳下。)

朱春登 (白) 且住，前面败的是官军，后面追赶的是贼兵，俺朱春登，既来投军，自应上前搭救才是。只是手无兵刃，如何是好？

李仁 (白) 我们刚才路过薛仁贵庙，庙内藏有神箭三支，说是从前定天山所用的。那庙离此不远，我们何妨取来一用。

朱春登 (白) 好好，就此前往！

(朱春登、李仁同下。)

【第八场】

(四军士、四将、郭昕同上。四军士、四敌将、黄龙同追上。交战。四将、四敌将自两边分下。郭昕败，跌下马，黄龙提刀欲杀。朱春登、李仁同暗上，朱春登放箭射死黄龙。四敌将抢黄龙同下。)

郭昕 (白) 幸亏壮士搭救，请问尊姓大名？

朱春登 (白) 在下朱春登，是来大营投效的。路过此地，见黄龙苦苦追赶，特地前来搭救，黄龙已被末将射死了！

郭昕 (白) 这位壮士尊姓大名？

李仁 (白) 我叫李仁。

郭昕 (白) 啊，朱壮士，黄龙已死，壮士功劳不小，待我奏明皇上，重加封赏，随我回营去者。

(郭昕、朱春登、李仁同下。)

【第九场】

(宋氏上。)

宋氏 (念) 有心要把家财占，故意欺他老弱人！

(宋氏坐。宋成上。)

宋成 (念) 于今害了相思病，来求姑母作媒人。

(白) 姑妈。

宋氏 (白) 侄儿来了？

宋成 (白) 姑妈，侄儿年纪也老大不小了，总要娶一房媳妇才好！我想春登的妻房，于今守了寡，岂不是个现成的媳妇！只要姑妈作主，教她改嫁了侄儿，我们两口子，从此成家立业，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好处。

宋氏 (白) 我也久有此意，她们两个在我手心里转，保管一说便成。我就到东院里去，你听好信儿便了。

宋成 (白) 多谢姑妈。

(宋成下。宋氏走圆场，入门。)

宋氏 (白) 我来了，你们都走出来。

(朱母、赵锦棠同上。)

朱母 (白) 原来弟媳来了？

赵锦棠 (白) 参见婶娘。

宋氏 (白) 罢罢，大家坐下讲话。

(宋氏、朱母、赵锦棠分坐。)

宋氏 (白) 我今天作媒来了，我想你青春守寡，也太冷清，怪可怜的！我的侄儿宋成，人才很好，不如改嫁了他，也免了我一桩心事。况且亲上加亲，你们两个，仍旧在我跟前，我也好多得个膀臂，岂不是两全其美呀。

(朱母视赵锦棠，赵锦棠发抖。)

赵锦棠 (白) 婶娘，此言差矣！我赵家世代书香，从不曾听见此话；就是为你们朱家想，也恐怕被旁人耻笑，婶娘，你不要打错了主意。

朱母 (白) 是呀，我媳妇是有志气的人，她若愿意改嫁，我也不便拦阻。她肯立志守节，我和你都是作大人的，也不好逼迫于她。

宋氏 (白) 连你这老乞婆，也来多嘴！我是一番好意。你这蹄子，竟敢抢白于我！罢了，罢了！我家自你叔父去世，春科又出了门，家里头的东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要我一人照管，你们都坐起来吃现成的饭，还要装作老太太、少奶奶的模样，动不动说“世代书香”！我劝你们明白些：如今家里头，出钱多，进钱少，坐吃山空，也不是事；底下人我也用不起了，原想教你改嫁宋成，我也好得他做一个膀臂。如今既是这样说，也罢，我家里容不下白吃饭的人，那么你就替我去做事，别在这里说大话。

赵锦棠 (白) 婶娘，要教媳妇做什么事情？

宋氏 (白) 教你到磨房推磨去！

(赵锦棠哭。)

朱母 (白) 哎呀，她是不曾做惯的。

宋氏 (白) 那么，你是做惯的，就是你这老乞婆去推磨罢！

赵锦棠 (白) 婆婆，媳妇愿意去做，你不要同她斗口。

宋氏 (白) 你到底去不去? 别教你老娘生气。
 (朱母哭。赵锦棠佯笑。)

赵锦棠 (白) 婆婆, 这也不算什么苦事。婆婆只管放心, 请去休息吧, 媳妇去去就来。
 (朱母哭, 下。)

宋氏 (白) 你听我说: 脾气别这么犟! 你要嫁了宋成, 我就好好疼你, 也不教你做这样事。
 (赵锦棠不理。)

宋氏 (白)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赵锦棠 (白) 休得多口, 决不从命。
 宋氏 (白) 给脸不要脸。走!
 (宋氏扯赵锦棠同走圆场, 到磨房, 入门。宋氏冷笑。)

宋氏 (白) 看你还摆什么臭架子。
 (宋氏下。)

赵锦棠 (白) 唉! 想不到我于今落得这般田地了! 事已至此, 也只得动起手来。
 (赵锦棠取升斗, 推磨, 推不动, 勉强用力, 哭。)

赵锦棠 (南梆子) 只可怜苦命人依他篱下,
 思想起我夫郎泪落如麻。
 到于今真个是看同牛马,
 最难堪那悍妇冷语相加!

(行弦。赵锦棠推磨, 推不动, 勉强推。)

赵锦棠 (南梆子) 怕的是我婆婆受她责骂,
 没奈何含悲泪度此年华。
 (白) 推挨半日, 浑身觉得酸痛, 待我少坐片时。
 (赵锦棠旁坐, 瞌睡。宋成上。)

宋成 (小调) 梳妆打扮离上房,
 新鞋新袜新衣裳。
 我好比当年刘知远,
 磨房相会李三娘。
 (白) 听我姑妈说, 那春登的媳妇, 还不曾应允。待我自己去献献殷勤, 用言语挑动于她。那年轻的女子嘴是硬的, 心是软的, 她看见我这般才貌, 前去温存温存, 一定是会回心转意的。
 (宋成入磨房门。)

宋成 (白) 哎呀, 她倒睡着了!
 好哇! 你怎么不推磨? 姑妈就要来呀!
 (赵锦棠惊醒, 急推磨。宋成笑。)

宋成 (白) 嫂子不要害怕! 我冤你哪。你也累了, 看你这个样子, 我也怪心痛的, 待我来替你帮忙。
 赵锦棠 (白) 有劳费心, 也还不累。
 宋成 (白) 哪里会不累, 分明是怕我心痛, 故意这样说的。
 (赵锦棠不语。)

宋成 (白) 像嫂子这样如花似玉, 风都吹得倒的! 嫂子, 以后这样的苦事, 叫我来替你做, 你坐在一旁, 休息休息可好?
 赵锦棠 (白) 这也不算什么。
 宋成 (白) 表哥去世, 你年纪青青, 怪可怜的, 没事的时候, 我来陪你说说话, 解个闷儿, 想你是一定愿意的。
 (赵锦棠不语, 暗恨。宋成走至赵锦棠身旁。)

宋成 (白) 像这样怪冷的天气, 你穿这点衣服, 冷不冷嫂子?
 (赵锦棠急避。)

赵锦棠 (白) 放尊重些!
 (赵锦棠欲发怒, 沉吟, 佯笑。)

赵锦棠 (白) 怕有人看见不便。
 宋成 (白) 姑妈睡了, 待我关上门来, 我们两个谈谈心罢!
 (宋成关门。赵锦棠大惊, 佯笑。)

赵锦棠 (白) 表弟, 待磨完了, 谈心也不迟。待我抬起磨来, 你来扫扫干净可好?

(宋成喜。)

宋成 (白) 使得使得。

(赵锦棠抬磨，宋成扫粉，赵锦棠将磨压宋成手，宋成喊痛。)

赵锦棠 (白) 贼子呀！
(西皮快板) 骂声贼子心非正，
花言巧语太欺凌。
奴家非是扬花性，
岂容鼠辈肆调情！

(赵锦棠望门。)

宋成 (白) 你不把我放了，我告诉姑妈说，饶不了你！

赵锦棠 (西皮快板) 朋比为奸早料定，
逼嫁串谋定有因。
略施薄惩须知警，
莫逞癫狂错认人。

宋成 (白) 告诉我姑妈饶不了你！

赵锦棠 (西皮快板) 我今预备拼性命，
暴雨狂风也不惊。
回身直向闺房奔，
从今后看你是怎样行。

(赵锦棠跑下。)

宋成 (白) 痛死我了！姑妈姑妈，快来快来呀！

(宋氏上。)

宋氏 (白) 怎么样了？

宋成 (白) 我好意替她扫粉，她把我的手压坏了。

(宋氏抬磨，宋成抽手。)

宋成 (白) 哎哟哟！

宋氏 (白) 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宋成 (白) 是她教我来帮忙的。

(宋氏笑。)

宋氏 (白) 恐怕未必吧！怕是你自己来讨苦吃的吧！这蹄子如此可恶，待我想法收拾她！
看看是谁厉害！

(宋氏下，宋成喊痛下。)

【第十场】

(四军士、朱春登同上。)

朱春登 (念) 幸得成功居上赏，待平余寇返乡。

(朱春登坐。李仁上。)

李仁 (念) 阵前得了胜，做官是中军。
(白) 有名朱春科，口称是二老爷前来求见。

朱春登 (白) 哦，二弟到了！
快快有请。

李仁 (白) 有请。

(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 万里寻兄遵父命，飞渡关山到大营。

朱春登 (白) 吾弟因何到此？

朱春科 (白) 只因你与宋成，离家以来，杳无音讯，父亲放心不下，命我到此打探；不料到此得知兄长已因功封官，可喜可贺。

朱春登 (白) 提起宋成贼子，令人可恨！此贼行至中途，将我行李马匹抢去，还要害我性命，誓不与他干休，怎奈黄龙余党未灭，军情甚紧。不知家中叔父安否？

朱春科 (白) 还好。

朱春登 (白) 母亲同你嫂嫂可好？

朱春科 (白) 倒也平安。

朱春登 (白) 你既前来，少住几日，我命人回家先送一信便了。
 朱春科 (白) 还是小弟先行回去吧！
 朱春登 (白) 贤弟此来，理当谒见元帅，就此图一出身，岂不是好？你我同到大营去见元帅。
 朱春科 (白) 就依兄长。
 朱春登 (白) 带马大营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宋成上。)
 宋成 (念) 磨房受骗真可恶，费尽心机反吃苦。
 (宋成坐。)
 宋成 (白) 想着法儿要把朱春登的妻子骗上手来，谁想这贱人翻面无情！我也死了心了！索性在我姑妈面前放下几把火，将她们掬了出去，这份家财，岂不是我宋成独得？不免请出姑妈，商量商量，反正我也死了这条心了。
 姑妈有请！
 (宋氏上。)
 宋氏 (白) 叫我出来何事？
 宋成 (白) 我替你想好一个计策。
 宋氏 (白) 什么计策？
 宋成 (白) 我想她们婆媳两人，恨你是恨入了骨了，摆在家中，终不是个了局。不如把她们掬了出去，这份家财，岂不是你老人家一个人独得么？
 宋氏 (白) 此计甚好。怎样把她们掬了出去呢？
 宋成 (白) 我们家有的是羊，不如教她们出外牧羊，回到家来，连饭也不给她们吃，明天仍旧教她们饿着肚子出去。如此这般，不消几天工夫，还怕他们不死，你说这计策好不好？
 宋氏 (白) 好极了。我去掬她们出去，你去把羊赶出去，你去把羊赶出来！
 (宋成下。)
 宋氏 (白) 我的侄儿实在有主意，难怪我疼他。
 (宋成赶羊上。)
 宋成 (白) 她们来了。
 (朱母、赵锦棠同上。)
 朱母 (念) 不知毒妇生何计？
 赵锦棠 (念) 度日如年可奈何！
 (宋氏提鞭子。)
 宋氏 (白) 我看见你们这样鼻子脸子，我就生气！一天起来，吃完了饭就哭，哭完了就吃饭，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今天这样的天气，你们两个替我出去牧羊罢，免得在家饱闷狠了，又要生病。
 朱母 (白) 你这毒妇，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这牧羊的事，也教我们去做么？
 (宋氏提鞭子。)
 宋氏 (白) 快点走！我就要动手了。
 赵锦棠 (白) 婆婆，不要吃眼前亏，出外牧羊，比在家受气还好得多了。
 宋成 (白) 你若是同我好些，我也替你说句好话。
 (赵锦棠瞋目。)
 宋氏 (白) 走！
 赵锦棠 (白) 婆婆我们去罢。
 (赵锦棠扶朱母同下。宋氏、宋成相视笑。)
 宋氏 (白) 阿弥陀佛！这可称我的心愿了。正是：
 (念) 冷笑看他机上肉，
 (宋氏下。)
 宋成 (念) 从今拔去眼中钉。
 (宋成下。)

【第十二场】

(四兵士推粮车、李仁、朱春科同上。)

朱春科 (西皮摇板) 奉军令运粮草归从陇境，
喜此行定看那士饱马腾。
(白) 俺朱春科。奉了元帅将令，前去陇西运粮，今已粮草齐备，回营缴令。
李仁 (白) 李仁，此地离大营还有多少路程？
朱春登 (白) 此去大营，还有三十里路程，军中待粮甚急，我们要赶快运回才好。
(白) 左右，趲行者。
(西皮摇板) 但愿得早日里狼烟扫尽，
回家园安慰我久病衰亲。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四羊形同上。)

朱母 (内二黄导板) 走荒郊禁不住西风凄冷，
(朱母、赵锦棠同上。)
赵锦棠 (二黄散板) 老人家从不曾受此酸辛。
朱母 (二黄散板) 幸亏她贤媳妇百般孝顺，
赵锦棠 (二黄散板) 怕衰姑动伤感暗地吞声。
朱母 (白) 连日出外牧羊，挨饿受冻。今早出去，连饭也不给我们吃，看此情形，分明是要断送我两人性命！我已八旬的人了，为日无多，死何足惜！可怜你青春守寡，又受这般困苦，这长长的日子，怎样的度过呢？
赵锦棠 (白) 婆婆，快不要替媳妇伤感，只要婆婆自己保重，有媳妇在旁，就便向人家要饭，也不致于饿死。若是有天理的呢，我们自有出头的日子。若是无有天理呢，婆婆百年之后，这样的苦光阴，媳妇难道还有什么舍不得？自然跟随婆婆同去。纵在九泉之下，也是照样侍奉婆婆的。
朱母 (白) 这都是我儿春登连累于你！
唉，春登，吾儿！你的阴魂有知，要晓得我们两人，在这荒山风雪之中，为你受尽千辛万苦了！
(二黄慢板) 听她言不由得心中酸痛，
赵锦棠 (二黄慢板) 劝婆婆要保重且莫伤心。
朱母 (二黄原板) 我已是八旬人无多晚景，
可怜她随着我度此光阴。
赵锦棠 (二黄原板) 恨不得弃人间甘心目瞑，
我儿夫在地下可也知闻？
朱母 (二黄原板) 抛下了我二人这般苦命，
到如今只落得管领羊群。
(二黄原板) 料不想暮年人偏遭苦境，
(二黄散板) 怕的是在荒山风雪无情。
急忙忙我只得驱羊前进，
(朱母跌扑，下。风声。赵锦棠四顾。)
赵锦棠 (二黄散板) 举目不见我衰亲！
(赵锦棠追寻，跌扑。)
赵锦棠 (二黄散板) 追寻哪顾崎岖径，
(赵锦棠跌扑。)
赵锦棠 (二黄散板) 虎虎狂风怎样行！
(赵锦棠跌扑，下。)

【第十四场】

(六么令。四军士、郭昕同上。)

郭昕 (念) 奉了圣上旨，加封有功臣。
 (白) 老夫郭昕，今奉圣命，封赏功臣。
 左右开道。

(六么令合头。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四军士、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 (念) 边塞狼烟靖，
 朱春科 (念) 同享太平春。
 朱春登 (念) 娇娇虎臣不可当，全凭神箭定家邦。
 朱春科 (念) 若非吾兄韬略广，怎作皇家一栋梁。
 朱春登 (白) 下官朱春登。
 朱春科 (白) 朱春科。
 朱春登 (白) 贤弟，你我弟兄平定黄龙以来，也曾禀过郭老王爷，请假回家祭祖；不知圣上怎样传旨？
 朱春科 (白) 候圣旨到来，便知分晓。

(李仁上。)

李仁 (念) 龙虎台前出入，貔貅帐内传宣。
 (白) 启爷：圣旨下。

朱春登 (白) 香案接旨。

李仁 (白) 香案接旨。

(【吹打】。四军士、郭昕同上。)

郭昕 (白) 圣旨下，跪听宣读。

(朱春登、朱春科同跪。)

朱春登、

朱春科 (同白) 万岁！

郭昕 (白) 只因朱春登平西有功，封为平西侯；朱春科随征有功，封为忠义大夫；赐假一月，回家祭祖。

圣旨读罢，望阙谢恩。

朱春登、

朱春科 (同白) 万万岁！

朱春登 (白) 有劳千岁捧旨前来，后堂留宴。

郭昕 (白) 皇命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了。

(四军士、郭昕同下。)

朱春登 (白) 贤弟，圣上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贤弟请来传令。

朱春科 (白) 兄长请来传令。

朱春登 (白) 中军听令。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命你先行。一路之上，不可马踏田苗，违令者斩首。

回来！在石户县南门外双槐树将那宋成急速拿来，不得有误。

李仁 (白) 得令。

马来。

(李仁下。)

朱春登 (白) 众将官，带马还乡。

四军士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宋成上。)

宋成 (念) 不好了，不妙了！朱春登作官来到了！

(白) 我前番奉了姑妈之命，半路刺杀朱春登，不想草棵里出来个楞小伙子，忒了那

么一嗓子，把我吓跑了！如今他作了官回来，岂肯与我干休？这便怎么好哇……有了，回去与姑妈商量商量。

(宋成走。)

宋成	(白)	到了。
		姑妈！
宋氏	(白)	来了，来了。谁呀？
宋成	(白)	是我。
		姑妈，大事不好了！
宋氏	(白)	哦，宋成啊，什么事？
宋成	(白)	朱春登做官回来了。
宋氏	(白)	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好！当初我教你半路杀了他，他怎么做官回来了？
宋成	(白)	当初我奉你之命，半路刺杀于他，谁想草棵里出来一个楞小伙子，吠了一声，我就吓跑了！谁想他如今做了官回来，这可怎么好？
宋氏	(白)	他回来跟我要他媳妇，要他的妈，可怎么好啊！
宋成	(白)	要想个主意才好！
宋氏	(白)	大家想来……
		有了。
宋成	(白)	几个月了？
宋氏	(白)	什么几个月了？
宋成	(白)	你说有了，我当是有了表弟了。
宋氏	(白)	被你这么一说，又忘了！
宋成	(白)	再想，再想……
		有了。我们两个到双槐树前做两个假坟头。他回来要问，就说他们娘儿俩想他想死啦！这还有个名儿。
宋氏	(白)	这叫什么名儿？
宋成	(白)	这叫“平地起孤丁”。
宋氏	(白)	好！走着！
宋成	(白)	等等！您的事遮过去了！我的事怎办哪？
宋氏	(白)	我问问你：朱春登瞧见你要杀他啦吗？
宋成	(白)	他喝醉啦，八成没瞧见。
宋氏	(白)	没瞧见，就不要紧啦，都有我啦！
宋成	(白)	有您就成！走着，走着！

(宋氏、宋成同下。)

【第十七场】

(批子。二差役、李仁同上，交叉行路，同下。)

【第十八场】

(批子。宋成、宋氏同上。)

宋氏	(白)	到了！
宋成	(白)	孤丁起来！
		(宋氏、宋成同筑坟。批子。)
宋氏	(白)	你先在这儿，我去解解手。

(宋氏下。二差役、李仁同上。)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来此双槐树。
李仁	(白)	前去问路。
差役甲	(白)	对，打听打听。
		那边有个坟少爷，咱们问问他。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我们有礼。

宋成 (白) “有利”相还, 不少亏欠。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借光您哪!

宋成 (白) “借筐”不借扁担。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借问一声。

宋成 (白) 借我“一升”, 还我一斗;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我们是问路的。

宋成 (白) “鹿”在山上吃草; 有犄角的是公鹿, 没犄角的是母鹿, 七岔子、八岔子是梅花鹿。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什么呀, 我们问人!

宋成 (白) “神”? 在庙里头。红脸“老爷”, 白脸关平, 黑脸周仓。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我们问信!

宋成 (白) “信”? 是毒药! 吃了就死, 死了就出殡。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什么呀! 我们有句话儿!

宋成 (白) “画儿”? 画铺里有! 东一张, 西一张, 挂在屋里亮堂堂, 爱买几张买几张。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什么呀! 我们问的是名姓!

宋成 (白) “明星”啊? 天上有! 大毛出来二毛赶, 三毛出来白瞪眼! 亮的是明星, 红的是火星, 带尾巴的是扫帚星, 滋溜滋溜那是个贼星!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什么呀? 我问的是人的名姓。

宋成 (白) 名姓? 谁?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宋成。

宋成 (白) 宋成? 你等等。
这二位头戴大帽身穿青, 不是衙役就是兵; 别说实话, 把他打发走了得啦!
二位打听谁?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宋成。

宋成 (白) 唉! 死啦!

差役甲 (白) 你瞧!
这个宋成真没造化! 又是银子, 又是马匹, 他会死了! 得了! 咱们回去得啦!

宋成 (白) 二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差役甲、
差役乙 (同念) 他有一表兄, 名叫朱春登, 阵前得了胜, 皇王把他封;
想起他表弟, 名字叫宋成, 银子二百两, 外有马如龙。
见了本人给, 不见兔儿不撒鹰!

宋成 (白) 唉! 我怎么说死了! 有主意。
二位, 你们打听老宋成还是小宋成?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宋成还有俩?

宋成 (白) 老的新近死了。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小的哪?

宋成 (白) 远看——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没人。

宋成 (白) 近觑——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就是你。
 宋成 (白) 是我，拿银子来。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见我们二爷，二爷那儿领去。
 宋成 (白) 好！见你们二爷。
 参见二爷。
 李仁 (白) 你是宋成？
 宋成 (白) 不错是我。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前者在西凉路上，拐去行囊马匹是你？
 宋成 (白) 别提啦，我正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哪儿出来一个楞小子！忤了那么一嗓子，把我吓跑了！
 李仁 (白) 哼，那就是你二爷。
 宋成 (白) 原来就是您，早知道我就不跑了。
 李仁 (白) 你为何要用刀杀死侯爷？
 宋成 (白) 没有哇。
 李仁 (白) 你这一刀砍得好！砍出一个侯爷来！
 宋成 (白) 早知道我多砍两刀，还许砍出个王爷来哪！拿银子来吧！
 李仁 (白) 近前来！
 着打！锁了！
 (批子。差役甲、差役乙同锁宋成，同下。)

【第十九场】

(四军士、朱春登、朱春科同上，过场，同下。)

【第二十场】

(李仁、二差役押宋成同上，过场，同下。)

【第二十一场】

(宋氏上，出迎。四军士、朱春科、朱春登、李仁同上，同下。四军士、朱春科、宋氏、朱春登同上，入坐，李仁报上。)

李仁 (白) 宋成拿到。
 朱春登 (白) 绑上来。
 (二差役押宋成同上。宋成跪。)
 朱春登 (白) 哇，大胆的宋成！前者征西路上，拐我行囊马匹，还要害我一死，似你这样贼子，就该取……
 李仁 (白) 斩！
 (李仁斩宋成。)
 朱春登 (白) 婶娘，斩得可公？
 宋氏 (白) 斩得公。
 朱春登 (白) 斩得可是？
 宋氏 (白) 斩得是。
 朱春登 (白) 既公既是，也就罢了。
 宋氏 (白) 侄儿，你就该赏他一口棺木啊。
 朱春登 (白) 传地方。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传地方。
 (宋成当场换帽须作地保上。)
 地保 (白) 什么事？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宋成死了。
 地保 (念) 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
 (白) 圣上有旨：赐他金井玉葬。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拖下去卖汤锅。
 (差役甲、差役乙、地保同下。)

朱春登 (白) 婶娘，我回家半日，怎么不见我母亲妻子？哪里去了？
 宋氏 (白) 自从你走之后，他婆媳二人今日也想，明日也想，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 (白) 怎么讲？
 宋氏 (白) 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 (白) 哎呀！
 (朱春登晕。)

朱春登 (二黄导板) 听说是老娘亲不幸命断，
 (叫头) 母亲！老娘！唉！赵氏妻啊！
 (二黄散板)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问婶娘他婆媳何处埋殓？

宋氏 (二黄散板) 他婆媳埋在那双槐树前。
 朱春登 (二黄散板) 叫中军备祭礼坟前祭奠，
 到后堂穿重孝头戴麻冠。
 (哭) 娘啊！
 (朱春登哭。四军士、朱春科、宋氏、李仁同下。)

【第二十二场】

差役甲、
 差役乙 (内同白) 嗯哼！
 (差役甲、差役乙同上。)

差役甲 (念) 为人莫当差，
 差役乙 (念) 当差不自在。
 差役甲 (念) 风里也得去，
 差役乙 (念) 雨里也得来。
 差役甲 (白) 伙计请了。
 差役乙 (白) 请了。
 差役甲 (白) 咱们侯爷得胜回朝，封侯之赏；多么称心满意！美中不足，不想他又丁忧啦！
 差役乙 (白) 什么叫丁忧啊？
 差役甲 (白) 丁忧你都不懂！就是老太太下世了！
 差役乙 (白) 我更不懂。
 差役甲 (白) 就是死啦！你懂不懂？
 差役乙 (白) 这多干脆，费这话干嘛呀！
 差役甲 (白) 侯爷要在坟前一祭，二爷命咱们打扫坟台，打扫起来。
 差役乙 (白) 请。
 (【小开门】。二差役同打扫。)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有请二爷。
 (李仁上。)

李仁 (白) 可曾打扫干净？
 差役甲 (白) 打扫干净了。
 李仁 (白) 下面伺候。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是。
 李仁 (白) 有请侯爷。
 (【哭皇天】。宋氏上，假哭。)

宋氏 (哭) 哎呀! 我的嫂子呀!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 (哭) 老娘, 母亲, 娘啊!
 (朱春登跪拜。)

朱春登 (二黄导板) 见坟台不由人珠泪满面,
 (三叫头) 母亲! 老娘! 娘呀!
 (回龙) 尊一声去世的娘细听儿言:
 (宋氏、朱春科、李仁、差役甲、差役乙同暗下。)

朱春登 (反二黄慢板) 都只为西凉城黄龙造反,
 你孩儿替叔父去到军前。
 路途中儿得了三枝神箭,
 因此上灭黄龙扫尽狼烟。
 实指望回家来母子们相见,
 又谁知儿的娘命丧黄泉。
 哭老娘只哭得肝肠痛断, 肝肠痛断, 儿的娘啊!
 (反二黄原板) 吃什么爵禄作的是什么官!
 哭罢了来娘亲再把妻叹,
 叫一声贤德妻你在哪边?
 我和你夫妻情难得相见, 难得相见! 我的妻呀!
 (反二黄散板) 只哭得咽喉哑也是枉然。
 (李仁、朱春科、宋氏、差役甲、差役乙同暗上。)

宋氏 (白) 大相公算了罢! 不用哭啦。
 朱春登 (白) 母亲, 我爹爹坟墓现在何处?
 宋氏 (白) 那边就是。
 朱春科 (白) 哎呀爹爹呀!
 (朱春科拜。)

朱春登 (白) 中军。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看官诰伺候。
 李仁 (白) 是, 官诰在此。
 朱春登 (白) 母亲, 孩儿平西有功, 挣来官诰, 怎的不来穿? 怎的不来戴.....
 (朱春登哭。)

朱春登 (白) 啊婶娘, 侄儿挣来官诰, 请来穿戴。
 宋氏 (白) 这是你母亲、媳妇穿的, 戴的, 我怎么能穿戴呢?
 朱春登 (白) 她婆媳么? 唉! 无福消受了!
 朱春科 (白) 教你穿戴, 你就穿戴起来罢。
 宋氏 (白) 穿戴起来。
 (宋氏下。)

朱春登 (白) 贤弟。
 朱春科 (白) 兄长。
 朱春登 (白) 你伯母、嫂嫂一死, 愚兄不愿在朝为官, 情愿入山修道, 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 (白) 兄长不必如此, 从长计议。
 朱春登 (白) 贤弟不必拦阻。
 中军,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本爵不愿为官, 意欲入山修道, 在此高搭席棚, 舍饭七天。在这七天之内, 有
 贫苦之人, 前来讨饭, 不许难为他们; 如若难为他们, 打折你们的狗腿, 记下了。
 李仁 (白) 是。
 朱春登 (白) 贤弟请。正是:
 (念) 可叹老母亡故早,
 朱春科 (念) 怎不教人泪双抛。
 朱春登 (白) 娘啊.....

(朱春登、朱春科同下。)

李仁 (白) 来。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有。

李仁 (白) 侯爷传话出来：在此高搭席棚，舍饭七天。在这七天以内，如有贫苦之人，前来讨饭，不许难为他们；如若难为他们，打折尔等的狗腿。记下了。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是。送二爷！

李仁 (白) 免。

(李仁下。)

差役甲 (白) 伙计，你听见没有？侯爷不愿为官，就在此处舍饭七年。

差役乙 (白) 什么呀！七天。

差役甲 (白) 不错，七天、七天。你去问问饭得了没有。

差役乙 (白) 还大懒支小懒，一支一个白瞪眼哪！
厨下的！饭得了没有？

厨子 (内白) 饭已熟了！

差役甲 (白) 搭出来。

(差役甲、差役乙同搭饭篮。)

差役甲 (白) 咱们搬个凳儿，我这边盛着，你那边看着。

差役乙 (白) 咱们吆喝一声！
嗨，有要饭的，上这儿来呀！

(四穷苦百姓同上，打饭，同下。)

厨子 (内白) 饭舍完啦！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这么会功夫，饭就完啦！真快！搭下去。

(差役甲、差役乙同搭下饭篮。)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咱们再言语一声。
早饭是过啦，午饭未到，有要饭的先别来呀！

朱母 (内白) 苦哇！
(二黄导板) 阵阵狂风难禁受！

(朱母、赵锦棠同上。)

赵锦棠 (二黄散板) 婆媳讨饭任漂流。

朱母 (二黄散板) 怕只怕老命不长久！

赵锦棠 (二黄散板)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朱母 (白) 媳妇，好一阵狂风，也不知将我婆婆刮到什么所在？为婆腹中饥饿了！

赵锦棠 (白) 啊婆婆，请在那边稍坐片时；待我讨些饭食，与婆婆充饥。

朱母 (白) 如此，媳妇快些前去，为婆的饥饿得很啊！

赵锦棠 (白) 二位将爷，贫妇有礼。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干什么的？

赵锦棠 (白) 可怜我有八十岁的婆婆，三餐未曾用饭，可有残汁剩饭，赏与贫妇，好与我婆婆充饥。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你要饭的不看时候！早饭已过，午饭未到，那边等会，午饭得了给你多盛点。

赵锦棠 (白) 偏偏来得不凑巧！

朱母 (哭) 饿坏了！

赵锦棠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有贫妇跪席棚泪流满面，
尊一声二将爷细听我言：
可怜我有八十岁婆婆她三餐未曾用饭，
眼见得饿死在那那……席棚外边。

(哭头) 啊啊啊……二将爷呀！

差役甲 (白) 起来, 起来!
(哭) 嘿嘿……

差役乙 (白) 你看这要饭的哭得怪可怜的, 我瞧不得这个! 咱们给他言语声。有请二爷。

(李仁上。)

李仁 (白) 何事?

差役甲 (白) 外面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 前来讨饭。

李仁 (白) 你就说早饭已过, 午饭未到。

差役乙 (白) 小人言道: 早饭已过, 午饭未道, 是她们苦苦哀求, 没有什么说的, 您给找点吃的吧!

李仁 (白) 看她们的造化!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修好有好处哇! 修得您辈辈当二爷!

李仁 (白) 啊?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您给找点吃的吧!

李仁 (白) 厨下的, 可有残茶剩饭无有?

厨子 (内白) 侯爷思想太夫人, 吃不下去, 剩下半碗残饭, 拿去与他充饥。
(厨子递李仁碗。)

厨子 (内白) 小心侯爷的碗!

李仁 (白) 是。
侯爷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 剩下半碗残饭, 拿去与她们充饥。

(李仁递差役甲碗。)

李仁 (白) 小心侯爷的碗!

差役甲 (白) 喝, 吓我一跳。
伙计你看侯爷真吃好东西! 丸子汤泡饭, 这还有个丸子, 我把它吃了罢!

差役乙 (白) 我掐死你! 拿过来! 跟着侯爷什么没吃过? 什么没见过? 这么个丸子就瞧到眼里啦! 没根基! 馋骨头! 我喝点汤吧!

差役甲 (白) 你拿过来吧! 不叫我吃丸子, 你喝汤? 给人家吧。
这有半碗残饭, 拿去吃去!

赵锦棠 (白) 放在地下。

差役乙 (白) 伙计, 你看要饭的还有这许多规矩!

(赵锦棠取碗。)

差役乙 (白) 暖! 小心碗!

赵锦棠 (白) 晓得。
啊婆婆, 媳妇讨来半碗残饭, 婆婆请用。

朱母 (白) 媳妇你呢?

赵锦棠 (白) 媳妇么……唉, 我还不饿呀!

朱母 (白) 哪里是你不饿, 分明是贤德呀!

(赵锦棠回顾。)

赵锦棠 (白) 且住! 看此处好像我家坟茔, 哪个在此舍饭哪? 待我禀告婆婆知道。
啊婆婆, 看此处好像我家坟茔, 不知何人在此舍饭?

朱母 (白) 你我婆媳被狂风一阵, 迷失路径, 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哪里来的我家坟茔啊?

赵锦棠 (白) 媳妇过门的时节, 到此上坟, 看过碑碣, 故而认得。

朱母 (白) 哦, 你记得清?

赵锦棠 (白) 记得清。

朱母 (白) 看得明?

赵锦棠 (白) 看得明。

朱母 (白) 如此揆我看来。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嗨, 嗨, 你们往哪儿踅躅?

朱母 (白) 我们看看。

差役甲 (白) 对, 叫她们开开眼!

朱母 (白) 朱龙、朱凤……祖先爷呀!
(朱母哭。)

差役甲、
差役乙 (同白) 嗨!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哭起来啦? 惊动侯爷担不起, 赶快出去!

朱母 (二黄散板) 一见坟台珠泪滚,
怎不教人痛伤情!
哭一声祖先爷呀! 啊……祖先爷呀……

差役甲 (白) 别哭了, 快走!
(朱母一惊, 失手落碗, 李仁拔刀出鞘, 威吓。四军士引朱春登同上, 朱春登瞋目视李仁, 李仁忙后退, 颤抖。)

朱春登 (白) 中军。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外面何事喧哗?
李仁 (白) 启禀侯爷: 外面来了两个贫妇, 一老一少, 前来讨饭, 只因早饭已过, 午饭未到, 她苦苦哀求。有侯爷剩下半碗残饭, 赏与她们充饥, 不想她们自不小心, 将碗打碎了!

朱春登 (白) 哇! 想是你等难为了她们。
来, 扯下去打!

李仁 (白) 哎呀侯爷呀! 将那两个贫妇, 或老或少唤进一名, 问个明白, 若是小人难为了她们, 纵然将小人打死, 也是甘心认罪。

朱春登 (白) 罚跪一旁。
差役乙 (白) 二爷, 这里干净。
李仁 (白) 哼!
(李仁跪下。)

朱春登 (白) 来!
差役甲 (白) 有。
朱春登 (白) 传话出去, 对那贫妇言讲: 或老或少, 唤进一名, 席棚对话, 打碗之事, 一概不究, 问话之后, 还要周济她们。

差役甲 (白) 是。
朱春登 (白) 转来。
差役甲 (白) 有。
朱春登 (白) 不要惊吓她们。
差役甲 (白) 是。
(差役甲出门看朱母。)

差役甲 (白) 好精神! 吃饱了食困, 饿了发呆! 那儿惹下来, 这儿睡着啦! 我吓唬吓唬她。
差役乙 (白) 不叫惊吓她们哪!
差役甲 (白) 得了!
呀! 我把你们这项人, 吃得好好饭, 你要认坟! 你们家有这样坟吗? 认坟也罢, 你倒是小心点碗哪! 你瞧瞧碗也砸啦, 饭也撒啦, 侯爷怒啦, 二爷傻啦, 差点没把我们伙计给刚啦。

差役乙 (白) 没那么大罪过。
差役甲 (白) 侯爷吩咐下来: 或老或少, 进去一名, 席棚答话, 打碗之事, 一概不究, 问罢之后, 还要周济你们哪。可是这么着: 你们老的进去, 小的别进去, 小的进去, 老的别进去, 也别都进去, 也别都不进去。我跟你说话哪! 我们这儿还跪着一个呢! 唉! 这是怎么说话的!

赵锦棠 (白) 哎呀婆婆啊! 里面传话出来: 打碗之事, 一概不究, 或老或少, 进去一名答话, 答话已毕, 还要周济我们, 还是婆婆请进去吧!

朱母 (白) 啊媳妇, 为婆年迈, 眼花耳聋, 听话不清, 回话不明, 还是媳妇你进去吧!
差役甲 (白) 这个老婆子, 吃饭有她, 回话她就不去了!
赵锦棠 (白) 待媳妇前去。
(赵锦棠欲进。)

四军士 (同白) 哦!
(赵锦棠畏缩。)

赵锦棠 (白) 哎呀婆婆啊! 里面喊叫连声, 媳妇有些害怕, 我不敢进去!

朱母 (白) 哎呀媳妇啊! 你只管大胆进去! 那大老爷不难为于你便罢, 倘若难为于你, 你在里面喊叫一声, 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 哼哼! 我就与他们拼了!

差役甲 (白) 好! 吃饱了! 跑这儿拼命来了!

赵锦棠 (白) 是。媳妇前去。婆婆那里等我。
贫妇告进。

(朱母暗下。)

差役甲 (白) 贫妇告进。

四军士 (同白) 哦。

赵锦棠 (白) 参见侯爷。

(赵锦棠跪。)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 为何不抬起头来?

赵锦棠 (白) 有罪不敢抬头。

朱春登 (白) 恕你无罪。

赵锦棠 (白) 谢侯爷。

(朱春登、赵锦棠对看。)

朱春登、
赵锦棠 (同白) 哎呀且住! 看这(贫妇)(侯爷), 好像我(妻)(夫)模样, 婶娘道(她)(他)已死, 怎么(她)(他), (她)(他), (她)(他)还在? 既是我(妻)(夫)就该相认。
哎呀我那(妻)(夫)……

四军士 (同白) 哦。

朱春登、
赵锦棠 (同白) 哎呀且慢。错认(民妻)(官长)于理不合。这、这、这便怎么处?

朱春登 (白) 我自有道理……
那一贫妇, 我手下之人, 哪个难为于你, 从实讲来!

赵锦棠 (白) 就是这位将爷他……

李仁 (白) 呔! 我们手下之人, 哪个难为于你, 当着侯爷在此, 从实讲来。你们讨饭吃的呀, 也要放出一点天理良心来。

赵锦棠 (白) 侯爷, 他、他、他是一个好人。

李仁 (白) 侯爷开恩。

朱春登 (白) 起过一旁。

李仁 (白) 谢侯爷。

差役乙 (白) 二爷受惊!

李仁 (白) 滚了下去。

(差役甲、差役乙同下)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 姓什名谁, 从实讲来, 不要害怕, 好周济你们。

赵锦棠 (白) 侯爷容禀!
(西皮导板) 有贫妇跪席篷泪流满面,

四军士 (同白) 哦。

朱春登 (白) 两厢退下。

(四军士、李仁同下。)

朱春登 (白) 面朝前跪。

赵锦棠 (白) 是。
(西皮慢板) 尊侯爷细听我表叙一番:

朱春登 (白) 家住哪里?

赵锦棠 (西皮慢板) 家住在山东齐河小县,
南门外双槐树有我的家园。

朱春登 (白) 你父何人?

(李仁暗上。)

赵锦棠 (西皮慢板) 我的父赵都堂官高爵显,

朱春登 (白) 啊! 配夫何人? 讲。

赵锦棠 (西皮慢板) 配儿夫朱春登……

李仁 (白) 看刀!
 (李仁拔刀欲砍赵锦棠, 赵锦棠惊跪走。朱春登止住。)

朱春登 (白) 咤! 你侯爷在此问话, 要你多事! 还不下去!

李仁 (白) 瞧! 是。
 (李仁下。)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 配夫何人? 讲。

赵锦棠 (西皮原板) 配夫君朱春登结发良缘。

朱春登 (白) 你丈夫往哪里去了?

赵锦棠 (西皮原板) 都只为西凉城黄龙造反,

朱春登 (白) 黄龙造反与他什么相干?

赵锦棠 (西皮原板) 我夫君替叔父去到边关。

朱春登 (白) 可有书信回来?

赵锦棠 (西皮原板) 去时节有宋成相随为伴,
 回家来道夫君命丧军前。

朱春登 (白) 哎呀! 原来宋成果然这等可恶! 这一刀真不枉也!
 后来又怎样? 讲。

赵锦棠 (西皮原板) 我婶母她逼奴另行改嫁,

朱春登 (白) 改嫁哪个?

赵锦棠 (西皮原板) 她言道嫁宋成天配良缘。

朱春登 (白) 婶娘!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想那宋成乃是甚等样人, 敢娶都堂之女, 侯爷之妻。
 真真是岂有此理!
 那一贫妇, 你是从也不从?

赵锦棠 (西皮原板) 因不从打至在磨坊碾面,

朱春登 (白) 是啊, 不从的好! 有志气! 往下讲。

赵锦棠 (西皮原板) 又不从打至在牧羊——
 (西皮二六板) 山前。
 每日里吃的是黄韭淡饭,
 到晚来与群羊在一处安眠。
 被风飘迷路途来此讨饭,
 不提防误失手将碗打残!
 (西皮摇板) 望侯爷开大恩将奴放转,
 (哭头) 侯爷呀!

朱春登 (白) 到来生变犬马结草啣还。
 (西皮慢板) 哦!
 听我妻赵锦棠细说一遍,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婶娘道她婆媳早把命断,
 为什么她还在阳世人间?
 莫不是死得苦冤魂不散?
 莫不是魑魅鬼把我来缠?
 我这里出席棚用目观看,
 又只见那红日未落西山。
 赵锦棠左手上有硃砂一点,
 是不是向前去细问一番。

(行弦。)

朱春登 (白) 啊, 那一贫妇, 赵锦棠左手之上, 有硃砂一点, 你可有?

赵锦棠 (白) 这个……有。
 (朱春登看赵锦棠手。)

朱春登 (白) 哎呀, 妻呀!

赵锦棠 (白) 侯爷为何这等相称?

朱春登 (白) 我是你丈夫朱春登作官回来了。

赵锦棠 (白) 当真?

朱春登 (白) 当真。

赵锦棠 (白) 果然?
朱春登 (白) 果然。
赵锦棠 (哭头) 啊……我的夫呀……
(西皮散板) 只说是夫妻们不能相见,
又谁知今日里又得团圆。
朱春登 (西皮散板) 问贤妻老娘亲可在外面?
赵锦棠 (西皮散板) 老婆婆现在那席棚外边。
朱春登 (西皮散板) 贤妻带路把母见,
(朱母暗上。李仁暗上。)
朱春登 (西皮散板) 儿是朱春登作官回还!
(白) 啊, 母亲, 我是你儿朱春登做官回来了。
朱母 (白) 砸了你的碗, 赔你的碗就是了。
赵锦棠 (白) 啊! 婆婆不必害怕, 你儿春登作官回来了。
朱母 (白) 哦, 你是我儿春登回来了?
朱春登 (白) 正是。
朱母 (白) 啊, 儿呀, 为娘我要了饭了。
朱春登 (白) 中军,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请你二老爷。
李仁 (白) 是。
二老爷。
(李仁下。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 听兄长唤, 上前问根源。
(白) 兄长何事?
朱春登 (白) 贤弟, 你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么?
朱春科 (白) 啊! 兄长何出此言?
朱春登 (白) 你往上看!
朱春科 (白) 哎呀, 我那伯母、嫂嫂啊!
朱春登 (白) 贤弟, 你我在朝为官, 不能治家, 焉能治国? 婶娘作出此事, 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朱春科 (白) 小弟一概不知, 待我请母亲出来, 问个明白。
有请母亲。
(宋氏上。)
宋氏 (念) 侄儿作了官, 凤冠霞帔我来穿。
(白) 儿啊, 请你母亲出来, 有何话讲。
朱春科 (白) 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么?
宋氏 (白) 当真亡故了。
朱春科 (白) 朝上看来。
(宋氏门外偷看。)
宋氏 (白) 哎呀慢着, 我把他一家子都害苦啦! 这要追究起来, 我拿甚么话说呀? 干脆跳井去吧!
(宋氏下。)
朱春科 (白) 看我母亲变颜变色, 待我赶上前去!
(朱春科下。李仁上。)
李仁 (白) 太夫人投井已死!
朱春登 (白) 好好安葬。
(念) 请母亲后堂更衣。正是:
(念) 转战沙场有数年,
朱母 (念) 婆媳受苦牧羊山。
赵锦棠 (念) 且喜今日重相见,
李仁 (白) 老太太!
(念) 骨肉相逢庆团圆!
朱母 (白) 春登, 媳妇, 来呀! 哈哈。

(【尾声】。众人同下。)

(完)